

米炎凉

著

Ten
Thousand
Goodbys

一万次 别离



我还记得很多路，
可我知道，
我愿意抬头仰望的还是同一条河，
使我泛起哀愁的还是同一个人。
我想的念的深爱的还是那一个人。

医学院
大学
学院
教授
教学
电影
方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米炎凉

著

❖
Ten
Thousand
Goodbyes

一万次 别／离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一万次别离 / 米炎凉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742-1

I. ①一… II. ①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8318号

书 名 一万次别离

著 者 米炎凉

责任编辑 姚 丽

策划编辑 彭朝霞

营销编辑 王冠军

封面设计 罗静颖

封面插画 李淡淡

内文设计 吴紫薇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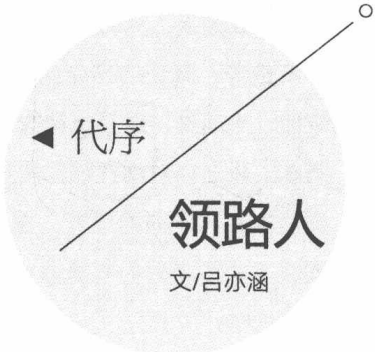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275千字

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742-1

定 价 28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◀ 代序

领路人

文/吕亦涵

大米邀我给她的新书写序时，其实我心中是有些忐忑的。不知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给他人写序，还是因这是她的第一本长篇小说，我总怕写坏了，或者没有写出她想表达的东西。所以在接到这邀请的许久许久后，我才打开电脑，写下这一篇序。

或许比你们任何一个人人都早，我知道大米想写景教授的故事，大概是年初。那会儿她将书稿的前几万字发给我，还只看了几段，我就挺吃惊地问她：“景教授和南江？你打算扩成长篇？”

相交多年，我知道大米是个多么害怕写长篇的女子。有人说，短篇小说考验的是一个作者的写作技巧，长篇考验的则是耐力。在我曾经花了老长时间写一部长篇，又花了更长的时间修改整理的某一次，大米对我说：“真佩服你，竟然有这样的耐性。”说着说着，又叹起她自己：“要等我写长篇啊，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了。”

结果还真是在这一个猴年，大米完成了她人生中的第一部长篇——景教授与南江，她所写的短篇小说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两个男女。她为这么好的两个人谱写了一场更为漫长的人生，使南江姑娘的暗恋之路更加苦痛而充沛，流离却甘美。

说是暗恋，其实，或许也并不尽然。

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？写这篇序之前，我曾经想过要如何向你们表述我心中关于“那男子与那女子之间微妙的感情”。想了许久许久，后来，我想起了

英国摄影师Laura Stevens。她在结束一段长达六年的感情后，说：“我曾以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，只有在经历分手后，才知道原来那么习惯情感的依赖。”

可不是吗？真正的伤痛从来都不是歇斯底里的。伤痛是沉重的静默，是偶尔午夜梦回，坐起身，发五分钟的呆。

那么，景之行对南江呢？南江对景之行呢？

即使拥有再丰沛的感情，在颠沛流离的宿命面前，在自以为彼此的关系已经彻底割裂了之后，我们所能做的，也不过是静静地、哀而不伤地，等待着这一份“哀”离去吧？

尽管在它离去之前，谁也不知道自己需要等待多长时间。

可吸引我读这个故事的，也正是这一点。

我想，就是这一种极其微妙的感情——沉默中带一点绝望，绝望中带一点希冀，吸引我一直看下去。

景之行这样的男子，其实我还是很喜欢的。在他复杂的人格里，同时有太多看似矛盾的东西在对峙，可这些矛盾，却又出奇和谐地存在于同一个身体里：对自由的渴望与对责任的担当，热烈与冷静，谦与傲，隐忍与掠夺……

我喜欢这样强大而矛盾而克制而光芒四射的人格，更喜欢当这无数对立的人格碰上了南江时，统统都游刃有余地化成了杰克、杀手莱昂、藤井树。是啊，宿命瞬息万变，唯情深不变，你不能视而不见的，是这男子始终以他特有的方式宠着他的少女。

在大米的故事里，我们的景之行当过摇滚歌手，客栈掌柜，超级演说家，可我觉得，在南江的人生里，他更是一位完美的领路人，是真正当之无愧的景教授——

“他曾用那双手抚摸过我的头，也曾于混乱中牵着我，让我的灵魂靠了岸”。

是，他是她的Professor景。

我想，读过这个故事后，他也会是你们的Professor景。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• 代 序	领路人	
• 第 一 章	杀死一只知更鸟	/ 001
• 第 二 章	燃情岁月	/ 015
• 第 三 章	怦然心动	/ 032
• 第 四 章	卡萨布兰卡	/ 045
• 第 五 章	爱在黎明破晓时	/ 059
• 第 六 章	傲慢与偏见	/ 077
• 第 七 章	重庆森林	/ 095
• 第 八 章	暴雨将至	/ 111

• 第九章	沉默的羔羊	/ 127
• 第十章	朗读者	/ 140
• 第十一章	天堂电影院	/ 156
• 第十二章	一次别离	/ 170
• 第十三章	勇敢的心	/ 186
• 第十四章	假如爱有天意	/ 206
• 第十五章	伴你高飞	/ 224
• 后 记	你所缺失的， 我都想补给你	/ 246

Ten Thousand Goodbyes

第一章

杀死一只知更鸟

他曾用那双手抚摸过我的头，
也曾于混乱中牵着我，
让我的灵魂靠了岸。

一束阳光透过树梢照进窗口，有风，树叶在枝头上轻轻地摇动，我却看着窗口的树一动没动。那是一棵白蜡树，叶子已经黄了，如果仔细去看叶片，会发现那种黄不同于银杏的金黄，而是介于红与黄之间的一种颜色。

这座城市虽然离北京很近，却还没怎么被雾霾侵袭，即使到了秋天，天空依然湛蓝如洗。

只可惜，公安局问讯室的窗口太小，从我的角度，看不到蓝色天空。

坐在我面前用电脑做笔录的是一个身材微瘦的中年警察，他的声音浑厚稳健：“事发前有过争吵，谁先动手的手？”

“她。”

“请仔细描述一下当时动手的情景。”

“我在阁楼等朋友，她迎面走来，一见到我就拉住我的背包带将我扯回椅子上，说……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骂人的话。”

“她为什么会骂你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警察不悦地皱了皱眉，这个动作让他脸上有了清晰的沟壑，他的语气也随之

加重了几分：“南小姐，我们有权请求你协助调查。”

“.....”

“对方骂了你后，你们有没有对她做什么？”

我静默了一会儿，感觉到他灼灼的目光盯着我，心里知道此刻我的犹豫会给他留下什么印象，却还是小心地斟酌了一下，可是话到嘴边却被人捷足先登。

“是我！”站在问讯室门外的常蔬颖忽然风一样冲进来，抢在我前面说，“我认识那个女生，她管不住自己的男朋友，却说什么别人勾引他，当他是谁啊！前几天到我们学校闹过事，现在又来欺负我朋友，我泼她有什么不该。”

“谁让你进来的，现在问话还没轮到你，出去！”警察锐利的眼神像一把匕首飞向常蔬颖，颇有几分声色俱厉。

常蔬颖心不甘情不愿地退了出去，警察继续转向我：“你们用酒泼她了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那个朋友泼的？”

“不，是我泼的。”这一次我答得很快，几乎是不假思索。

“知道为什么找你们来问话吗？”

我摇了摇头。

一个手机递到我面前，屏幕上是一条醒目的新闻——十八岁女大学生于清吧阁楼被烧伤，生命垂危。地点是：雪人清吧。下面有几张照片，虽然眼睛部位打了马赛克，但还是能看出女生的大致容貌，是个还算清秀的女生。

我记得她，我们第一次照面是一个星期以前，是以一种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方式。

我从愣怔中回过神来，又断断续续地回答了几个问题，四点左右警察停止了问话，一时之间，屋子里只剩下敲击键盘的啪嗒啪嗒声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忽然说：“你先出去，把你朋友叫进来。”

我在他们指定的房间等了一会儿，见一个年轻一点的女警察走了进来，我抬头问了一声：“我朋友呢？”

我刚说完，就看到跟在女警察身后的常蔬颖，她快步走到我身边，问女警察：“笔录也做完了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”

女警察说：“恐怕还不能走，先不说烧伤事件中至目前为止你们犯罪嫌疑最大，在公共场合滋事打架，警方也有权对你们进行行政拘留。”

常蔬颖挑眉：“你说清楚，什么滋事打架？我们只是正当防卫。”

我在一旁拉了拉她，示意她什么都不要说了。

大抵是这个动作让常蔬颖误以为我胆怯，她轻握我的手，我能感觉到她手心有些汗湿，可她对我说：“没事的，南江，你别怕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回握她的手，过了一会儿，她像想起了什么，说：“来，把你手机给我。”

我从包里摸出手机，并没有什么防备，只是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“给Professor景打个电话。”

听到这个名字，我猛然一惊，飞快地将递过去的手机夺过来：“不行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她见我反应奇大，满脸错愕。

我紧紧地握着手机，说：“他最近很忙，不会有时间管我们的事的。”

“我看你是不想让他知道我们进公安局了吧！”常蔬颖摊了摊手，“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呢？”

我摇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就这样，我们面面相觑地坐着，到后来两个人都有些精神萎靡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，女警察过来通知我们：“你们可以走了。”

我们来不及高兴，因为她说完这句话，我最害怕的事情就发生了——

一个面容冰冷气质出尘的男人突然出现在公安局大厅，他身材修长，神色沉静，常蔬颖率先看到他，欢喜地站起来喊道：“南江，是Professor景，Professor景来了。”

我心里一惊，张了张嘴，没有说话。

事后，我问常蔬颖是不是背着我打的电话，常蔬颖矢口否认：“我没有，我手机里根本就没有他的号码，不然哪会问你要手机。”

那他……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

我百思不解，后来想，他这个人向来神通广大，我实在不该以为我搬进宿舍后，他就什么都知道了。

在这个树叶开始凋零的秋日午后，我被常蔬颖连拉带拖向大厅那个身影走去，明明没有几步，却觉得走了很久。

警察问话的时候，我内心确实觉得迷茫，但也只是迷茫，然而面对他却让我慌了神，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个星期以前的那件事——事情起源于我不久前交的一个男朋友，叫程风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在哪一个聚会上加微信认识的。他给我变魔术，后来我们从魔术谈到人生哲学，又从人生哲学谈到他家养的波斯猫。由于相处时的漫不经心，一直到交往了半个月之后，我才知道他另外有女朋友。

那个叫宋幼菱的女生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风风火火跑到学校来兴师问罪，于是这事在景之行那里也就瞒不住了，他将我叫出去，语带薄怒：“南江，你解释一下。”

“是你说让我和男同学谈恋爱的。”我咬了咬嘴唇，昂着头像个女战士一样故意顶撞道。

“没错，但是要谈恋爱你给我找个正常的，这种混混可靠吗？他就是和你玩玩，不是真心对你的你看不出来？”

“真不真心又怎么样，我不在乎。”

“南江，你再这么堕落下去，信不信我现在就送你回北京！”他忽然雷霆震怒，样子颇为吓人。我记忆中的他总是温柔中带着洒脱。我忘了，他除了是我的教授之外，还有很多身份，他还是一个能登上音乐节舞台唱摇滚唱到让人疯狂呐喊的人。

“我不用你管。”我强作镇定地争辩道。

“闭嘴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以为我很闲，很想管你？”像是为了响应他的话，刚说完这句，桌上的电话就适时响了，我一眼瞥过去，就看到上面醒目的两个字——茵茵。

几乎是不自觉地，我冷笑了一声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他的黑眸像起了风，眼神变得锐利，看得我身子不由得一缩。

“你当然不想管我，也没时间管我，我看你还是先接电话吧，你前女友看起来有很重要的事。”我还是迎上了他的眼睛，故意把“前女友”和“很重要”这几个字咬得很重。

他看我的样子像看一个怪物，接了电话说：“茵茵，我这边有点事情，晚点打给你。”

他声音很轻，可是转向我时，却判若两人：“南江，你们宿舍有镜子吗？你

真应该照一照你现在的样子，你还认识你自己吗？”

我执拗地挑着眉：“您觉得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，孤僻、寡淡、笨拙、懦弱、胆小、窝囊……还是，你也觉得我和那些人说的一样，心理变态。”

说到这里，我忽然涌起一阵伤感。是啊，我本不是这个样子。

他似乎被我问住了，静谧的黑眸里有什么我看不懂的东西一闪而过，过了很久把手机递给我，上面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翻出的我姐夫薄清渊的号码。

他声音突然温软了一些，可态度依旧强硬：“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：第一，我打给你姐夫；第二，马上和这些人撇清关系。你可以自己选。”

这是他第一次搬出我姐夫薄清渊来压我，我不由得愣怔了一下。

他见我瞬间偃旗息鼓没了声，大约觉得这招管用，可我觉得好笑。原来他Professor景也知道打那张叫“薄先生”的牌。

可那是他的底牌吗？如果是，那么这一次，他又会怎么做？

此刻，紧张、焦虑、恐惧充斥在我的心里，不知为什么，隐约之间，我又觉得有些期待。

02

后来，我依然记得那天关于他的所有细枝末节，比如他穿了驼色的呢子衣，系了一条格子羊绒围巾，走在飘着黄叶的路上。

他没有发怒，只是在我埋头向前走的时候，指着另一个方向对我说：“南江，这边。”

我想起女生们私底下评论说Professor景声音最好听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特别是说英语的时候。

是的，他温柔说话时，音质低沉又清透，像琴，或者某种古乐器。

而当我慢下来和他拉开距离的时候，他又放慢脚步，缓缓回头等着我走近。

这个过程中，常蔬颖一直都在和他解释：“Professor景，那个女的被烧伤的事真的和我们没有关系，要怪只怪她自己倒霉。”

景之行默不作声地拉开车门。我想他是对我失望了吧，失望了才会连生气都不愿意。

思及此，我连忙用眼神示意常蔬颖不要再说下去了，可她总是曲解我的意思，继续自顾自地说道：“Professor景，你不要怪南江，南江是为了袒护我才说酒是她泼的。泼酒的人是我，但是真的，我一泼完就和南江离开了，谁能想到她会被烧伤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忽然开口，声音像乐器一样清冷好听。

“你真的相信我们？”

“你们是我教的学生，你们是什么品行我最清楚。”

“Professor景，你真好。”

“话虽如此，你们在宋幼菱出事和她有过争吵，泼在她身上的是易燃物，这对你们十分不利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那些警察不会又来找我们麻烦吧！”常蔬颖担忧地说。

“不用担心，明天我会找律师给你们提供一些法律方面的意见援助，到时你们如实回答即可。其他的事情律师会帮你们去处理。”车里很暗，说这话时我看不到他的表情，只能看到他握着方向盘的那双手。

也许是因为他的声音，也许是想起他曾用手抚摸过我的头，也曾于混乱中牵着我，让我的灵魂靠了岸。他的手掌宽厚、温暖，想起这些我忽然不再那么慌。

抵达学校之后，景之行说：“还没吃饭吧？”

常蔬颖连忙点头，不好意思地回答道：“是啊，一天都没吃饭，现在这么一说，还真是饿了。”

“跟我来。”他带着我们走向了公寓的方向。我有些错愕，想起两个月前我还住在那里，那时，他对我说：“病好了，你搬回宿舍住吧！”

我一愣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已经大三了，是个身体健康的成年人了，你应该做你们这个年纪的人该做的事情，比如和男同学谈恋爱，住在我这里会有很多不方便。”

我眼眶一热，心里痛得要命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再次回到这所公寓，不过短短两个月时间，心中百感交集。

“这个时间段饭店也没什么吃的，”他像解释似的说，“我帮你们下点面条。”

见常蔬颖错愕的眼神，他说：“很快。”

他不知道常蔬颖其实不是错愕，她是一时幸福得不知如何是好，自己居然能吃到男神Professor景亲手下的面条。

而我没有发表任何意见，也曾有过那样的场景，厨房里烧着水，亮白的灯光下，那个高大的身影在教我酿酒。

那时我站在他身边想，如果能一直这样就好了。可是现在……我坐在客厅里想，心里的妄念什么时候才能消失呢？

没过多久，他端了两碗面条出来。白的面条，上面卧着黄的鸡蛋，撒了绿的葱花，往上冒着热气，看上去让人食欲大开。

常蔬颖夸张地把鼻子凑到碗边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好香。”

景之行没有说什么，灯光和食物让他的面容温暖柔和了几分，他的目光清浅，似有若无地落在我身上，说：“吃吧。”

03

第二天上午十点，我们被传话去景之行办公室。

路上常蔬颖猜测道：“应该是律师来了吧。”

我随口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不知道Professor景给我们找的律师是谁？”她满怀好奇地说。事实上，我能理解这种好奇——景之行在我们这帮学生心里有着超然地位，因此他的一言一行都备受关注，碰到这种棘手的事，他能找人出面，期待值能不高吗？

我相信他找来的人会是个狠角，嘴上却有些漫不经心：“是谁有什么区别吗？”

“当然，你没看过TVB那些刑侦剧吧！一个好的律师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能立于不败之地，多难的官司都能打赢。”

“可那是电视啊。”

正说着，就走到了办公室门口，常蔬颖走在前面，伸手轻轻地敲了敲门，里面传来了熟悉的“请进”的声音，她率先走进去，我跟在后头，和她一起跟景之行打了声招呼。

我们学校和大多数普通大学一样，拥有教授职称的人才有资格拥有独立的办公室，这算是对他们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。作为学校特聘的英语教授，景之行绝对有这样的资格。

办公室不大，只有二十几平方米，里面的摆设也很简单，一张办公桌，桌上

整齐有序地摆放着电脑、文件夹和一些办公用品，还有三张木艺沙发椅围着一方小茶几，桌上有一套崭新的茶具。

最长的那张沙发椅上坐着一个女人。

景之行把我们带到沙发前时，我看到她拿着茶具在泡茶，一双白皙匀称的手，左手食指上戴了两圈环形戒指，更衬得那双手美了几分。

景之行为我们作介绍：“这是穆文茵穆律师，她会向你们了解宋幼菱事件。”

她把茶盏里的茶一一倒到小茶杯里，动作缓慢，优雅，接着放下茶具，收回了手，我也顺着这个动作微微抬眸看去，看清她脸的那一刹那，最本能的反应是，逃。

就在那一刻，我忽然同意了常蔬颖的话——是的，律师是谁，有区别！

此刻，我们面前那个涂着复古口红，一头大波浪卷发随意在身后绑起，慵懒中透着惊人美艳的女人——穆文茵律师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她还有一个小名，叫茵茵。

常蔬颖反应快，忙说：“穆律师好。”一边说一边用胳膊肘碰了碰我，见我半天没动静，很是有些无语。

穆文茵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：“南江，还记得我吗？我们吃过饭的。”

“嗯。”我听到自己略显沉闷的声音。

“你们都别站着，过来坐。”她指着自已坐的沙发旁边的位子，招呼我们。

常蔬颖挪了两步，却也没好意思坐到她旁边去，而是就近拉着我挤到了一张短椅上。

“我和景，还有南江的姐姐都是朋友，因此你们不要紧张，把那天发生的事情如实告诉我就行。”说实话，她说话非常友善，笑起来也很好看，一点也不像我印象中那些干练、冷口冷面的律师，可是不知为何，我心底却无法对她产生一丝好感。

“我听我姐说过你，但不知道你是律师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我悄悄地看了一眼景之行，他的面容波澜不惊，仿佛置身事外。

这话乍听之下没什么，实际上暗藏深意，言外之意是“你是专业的吗”。

穆文茵是聪慧的人，果然，她听出了我的若有所指，说：“放心，我是职业律师，出国之前在国内有一家小小的律师事务所。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直静默不语的景之行忽然插了一句：“你们知道美国有个

叫枪炮玫瑰的摇滚乐队吗？”

依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不是会在这种时候提起毫不相关的话题的人，所以郑重地摇了摇头。常蔬颖也说不知道。

果然，他接着说道：“穆律师以前在政法界的绰号与这个乐队同名，也叫枪炮玫瑰。”

我听了这句话，心里十分惊诧，因为这还是认识他以来，他第一次提到摇滚。

我不敢肯定摇滚在他生命里的比重和分量有多少，但他拿这个出来作对比，我能听出语气里欣赏的成分。

穆文茵是多么精明的人，自然听得出景之行为她帮腔。只是在她听来，这话里或许还有一些别的东西，使她看他的目光温柔得有点情意绵长：“你还记得这事。”

“虽然我不知道那个摇滚乐队，但是‘枪炮玫瑰’这个名字也太好听了吧，而且听上去就很厉害。”常蔬颖这种很少夸人，特别是夸女人的家伙此刻竟露出了略有些崇拜的表情，也难怪景之行会偏袒穆文茵。

“南江，你怎么满头大汗，不舒服吗？”景之行的目光忽然落在我身上，这句话让穆文茵和常蔬颖同时看向了我。

大概我当时气色确实有点差，穆文茵用手轻轻拍了拍一旁长一点的那张沙发，热切地说：“南江，你们那张椅子坐两个人有点挤，坐到这边来吧！”

我闻言不自觉地挪动了一下双腿，手放在腿上，身子却一动没动，尽量让自己坐直。

“我没事，穆律师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”

“好，那开始吧！”

04

我和常蔬颖相继把在公安局陈述过的那些话又陈述了一遍——那天在那个清吧里发生的事情，以及离开清吧之后两个小时的去向。

穆文茵双腿一直往内侧斜收着，以一个十分优雅大方的坐姿坐在那里，静静地听我们说话，没有中途打断我们。景之行就坐在他的办公桌的后面使用电脑，